

时间的琴键，一刻不停，敲击出那未有答案的青春。

我的青春旋律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春天，是属于绽放的花；海的宽阔，是属于澎湃汹涌的浪潮；而那放荡不羁的青春，是属于璀璨流星般的人生。

如果青春是一首歌，它的旋律定是无比悠扬。每天的早晨，是一段清新恬淡的小调。我从床上爬起，半梦半醒地穿上校服，窗外是还未被渲染的墨兰，正被天角乍现的金黄蚕食。一路上清冽的风揉乱了我的头发，轻柔地拍打我的脸颊，用那丝滑的节奏提醒我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而这些无声的话语，让我在青春中多了一份自信，多了一份淡然。

当太阳优越地移动到高处时，青春的旋律开始变得激昂。跑道上数百双脚，稳健而有力，一步步跑出紧张有致的节奏。每一滴落下的汗水，每一次长跑完后的气喘吁吁，每一句小声的抱怨，都化作青春的音符，成为一只只黑蝌蚪，在时间的潭水里往来翕忽，使平静的潭面漾起细纹。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几个似曾相识的单词，

那单词仿佛没有穷尽，区区26个字母，却组成了一片语言的沙漠；我一次又一次地写下化学式，却终究跑不到化学林荫的尽头；每一次函数里的愁眉苦脸，每一次几何中的茅塞顿开，都使青春之花开得更加绚烂。

青春，这首歌里有激昂，亦有低沉。在那些昏沉的日子里，上课的走神，成绩的下滑，老师的批评……都曾让我迷茫在属于自己的鞑靼荒漠。那里烈日炎炎，没有水源，没有生机，有的只是无穷的迷茫与恐惧。但我坚信荒漠里也会有月牙泉。没有几分耕耘，哪能得来收获？为了迎来那乐章的高潮，更是应该以浸湿在汗与泪的拼搏，来铺垫希冀中的毕露锋芒。

在原地徘徊的青春年华，留恋过往，无路可回；憧憬未来，无迹可寻。懵懂青涩，无从说起。但我能听见，清清楚楚地听见，那青春的旋律，越奏越响，愈来愈强，铿锵有力，荡气回肠！

时间的琴键，一刻不停，敲击出那未有答案的青春。

指导教师：姜见知



《停泊》 邹雅雯(11岁)

春雨淅淅，打在青砖黛瓦上。一条烟雨迷蒙的小巷，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店，承载的是一位老匠人的匠心。

■ 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初一(5)班 傅禹茗

惊蛰过后，南方的小城下起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正是躲雨的缘故，我阴差阳错进了一家制作折扇的小店，结识了这样一位手艺人。

那店不大，却摆满了各色的折扇，粗略一算，也得有上百把。而小店的主人，一位身着黛色旗袍的老太太，身处这满目琳琅之中，灰白的头发换成一个鬻子，双手在手工台上摆弄着什么，全神贯注，似乎全然没发现我的存在。

“您好，我在店里躲会儿雨行吗？”我虽怕打扰老奶奶，但还是决定说一声。“好。”老奶奶只是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并未多言，又低下头继续忙活。我感到奇怪，这不就是家卖扇子的店么，人也不多，怎么店主这么忙？想到这，我忍不住凑上前去，瞧瞧老奶奶在忙什么。老人并未察觉到我的靠近，眼神一刻不离手，那双布满褶皱的手则拿着一叠“竹片”在刀下打磨着，削下的竹屑落在地上。我往下一看，已是堆成一座小山，如此乏味而单一的动作，老人却孜孜不倦。老花镜下的双眸，似乎除了眼前折扇的“躯体”，再也装不下其他。我望着那位一心扑在折扇上的老人，在心里默默为她的认真打了100分。

我看了好一会儿，见那一叠“竹片”，逐渐被一双手，一把刀削成成型的竹扇小骨。直到老人停下手上的动作，摘下花镜用手揉揉眼，我才回过神来。“奶奶，这扇子是快做好了吗？”我忍不住出声问道。“早着呢！一把扇子得要四十多道工序，这才做到小骨成形呢！后边还有泡水平定，小骨磨平……”那老人絮絮叨叨的，虽是在回着我的话，眼神却从未离开过扇子，像是慈母在看幼童，“这扇子还是从前的文人喜欢用，风流雅致的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好这些！”“那为什么还要做呢？”我望着店里形色各异的扇子，那明艳的胭脂，清新的竹青，典雅的月白，似乎身处那才子云集，轻巧折扇袖中藏的烟雨江南。“当然得做，这老祖宗传下的东西，不能丢！器物有魂魄哪，我做了几十年的东西，是放不下的……”那位老人言语着，似是在对我说，却更像在陈述自己半生的决心，几十年的默默无闻只为传承。

春雨淅淅，打在青砖黛瓦上。一条烟雨迷蒙的小巷，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店，承载的是一位老匠人的匠心。

指导教师：雷碧玉

匠心

故乡的味道是甜的，是辣的，是酸的，是五味杂陈的。

故乡的味道

■ 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中学初二(2)班 汪翔宇

甜，一直是我所认为的故乡的第一味道。在那处处张灯结彩，喜迎新春的时刻，在满街各式各样的小吃摊中，我的目光总会被一种食物锁定——糍粑。至于我们之间的不解之缘，很久以前便结下了。遥想六年以前，我的老家还是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但过年时每家每户无论如何也都会凑上一桌“满汉全席”，很多都是自己做的，尤其是糍粑，每次做糍粑时，都要几个壮汉不停歇地捶上半天。古老的木槌与夯实的米团激烈地碰撞，方圆几里，“咚、咚”的声音像打雷一样震耳欲聋。米团在那时，被反复地锤炼，拉长又揉合，糍合又拉长，“在一次一次有力的锤击下，做出来的糍粑，才能有所嚼头。”我经常听到家里长辈这么和我说，但看他们的神情，总觉得话中有话，只是那时不懂，只喜欢品尝糍粑那浓浓的香甜。

除了甜，浓浓的乡味中，若闭起

眼轻闻，总是能感到悠悠的辣意。每逢家中有贵客远迎，总是少不了一盘“虾中名角”——麻辣小龙虾。赤红如火的外壳加上芳香四溢的水汽，辣椒总是能与龙虾形成一种绝美的平衡，辣意浓浓，却又因为龙虾的温凉而不显炙口。作为最高的待客礼仪，这道菜还有一样是令我赞叹不已的。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摆盘，细碎的辣椒铺在盘底，偶尔几个整块的像是海中孤独漂浮着的海岛，龙虾必然是整只，必须要有高傲的钳子和整齐的小脚，它们总是以一种傲人的姿态出现在盘中，像是刚刚征服过这片广大的主人。它们的身体向前微曲，似乎已经准备好向前跃进，总会激励着每一个来往此地的游人，向着希望般的火红，向着未来，砥砺前行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我的故乡了，但无论如何，哪怕身在他乡，米酒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微微浑浊的米汤，浮着其中的米粒，和无法遮掩的淡淡香气，总会有人来到属于乳白色的幻想。米酒的美妙在于它那极不适于大众的口味——入口微酸，细品幽

甜。如果不是小时候家里人餐食的深刻影响，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接受它。如今，我与故乡相隔得太远了，但米酒的味道却在记忆中愈发浓厚。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好的，苦涩的，辛酸的，在时间的积淀之下，总有一天会化作“好似天上来”的仙露琼浆。

故乡的味道是甜的，是辣的，是酸的，是五味杂陈的。每当他们被端上桌时，冒出的腾腾蒸汽像是我转瞬即逝的童年，故乡的味道与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在一个个时间的节点上系成了一串晶莹的露珠。在每一个点上，在我与故乡的每分每秒中，都能体会到浓浓的深情，“这尘世只是肉体的居所，那我们的灵魂呢？他们的家，永远被寄托在我们多次为之回头的地方——故乡。”

我对故乡的思念融在每一丝散发的的气味中，它们会永远为我树起一面坚强的后盾。在遥远的山巅，在茫茫的大海，家乡的味道才是我前行的方向！

指导教师：高艳红

想起它，就仿佛看见了春天，就会想起儿时的天真和无忧无虑，想起那些玉兰树下那些蓝天般纯净的日子……

记忆中的玉兰花



《冰雪相融》 康宇轩(8岁)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16)班 王旖恬

提起春天，我总会想起小学时楼前的那一株紫玉兰。

那是一株很大很高的玉兰，和教学楼一样高，不知道它已经在那里生活多久了，我只记得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就被它惊到了：站在树下抬头望不见树顶，只有细细碎碎的几点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脸上。

寒假结束后，我们回到了学校，那时玉兰树上就已经生出了花骨朵，一个个地立在枝头，似乎在早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。那些花骨朵每一个

都灰乎乎、毛茸茸的，倒也不是不好看，只是一眼望去总觉得少了些生机。

但是，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，某个周末，或者某个晚上，春风一吹，就全开了花。一树的玉兰，远了看是一片惨了紫的白。近了看又是一朵朵生得十分俊俏的花，花瓣长得像白瓷勺，勺柄修长，勺底圆润饱满。颜色呢？是在白中掺了些紫色，看起来不呆板，反而十分生动可爱。我们班的同学可谓得天独厚，正对着玉兰树。教室有几扇窗户就有几个天然取景框，每个框里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。有的密一些，有的疏一些，但

都是好看的景，还引过本校的老师特意来我们教室里拍玉兰。

玉兰自然是带有香味的，不过不像丁香那么刺鼻，而是一种平缓的，闻了之后能让整个人都舒缓一些的清幽。在很久以前的一段记忆中，那就是春天的味道。我曾想留住这味道，就去地上拣了些花瓣带回家，夹在书里，希望可以做成书签，把这香味留下，把春天留下，只可惜失败了，不得已只得把它们都扔了，但是夹花瓣的书里竟留了些痕迹下来，于是每次打开那本书，看到那淡紫色的印迹，就仿佛闻到了春天。

其实，我看到那玉兰开花的次数，满打满算也只有五次。后来，我们在匆忙中毕业了，在匆忙中大家就离别了。匆忙中，竟没能看到它最后一次开花，就离开了校园，就告别了童年。但是我却一直记着它，因为在它的树荫下我们创造的回忆实在是太太好了。想起它，就仿佛看见了春天，就会想起儿时的天真和无忧无虑，想起那些玉兰树下那些蓝天般纯净的日子……

又是一年春天，我想，那株玉兰树也一定会像往年一样开了许多白中带紫的花，也一定会有学弟学妹们在树荫下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快乐回忆。只是我不知道，在我曾经的那个教室里，又是哪些学弟学妹们呢？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把玉兰花瓣夹在书里希望来留住春天吗？



《静物》 房琪(7岁)

■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三(A3)班 王国鉴

一年伊始，万象更新。随着春的脚步，大自然也换上了自己的颜色。

我的颜色是绿色。河水消融，潜藏的水藻也生长成一河绿锦，岸边的杨柳发了芽，一下一下地拨弄着水面的涟漪。一旁的银杏树脱了黄衣，此时显露的却是一个个不足指甲盖大小的小绿卷，像新生儿稚嫩的小指头，带着扇子的形状，但都伴着恰到好处的弧度。树下是小草，嫩得可以掐出水儿来的春草，懒洋洋地伸着身子，斜靠在同伴身上，吐出一片春意的芬芳。

我的颜色是粉色。一场春雨过后，樱花树们再也按捺不住一冬的欣喜，将紧致的花骨朵纷纷挂上枝头，着实吊人胃口，人们每每见到都在想，什么时候开呢？树也总是笑笑，故意不答。终于，在某个微冷的清晨，在人们打着哈欠出门时，樱花开了。如披散的锦缎，如绽放的烟火，如喷薄的旭日，如荡开的水波，一团团粉嫩的花瓣缀满了大街小巷。无数片淡粉雅致的花瓣交相叠掩，铺作一层层阶梯，捧出中央的花蕊。千树纵列，万花争芳，人们站在树间，惊诧地呆立着，再也说不出什么了，花儿们也笑，笑自己的美，也笑人们的痴。

我的颜色是白色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白鹅们身上的每一根毛像沾染过冬的雪，浸在绿水上，在阳光下亮得扎眼。扑通扑通下水，试试春水是否暖和，再抖抖羽毛，晶莹的水珠也溅了人一身。然而更亮眼的白色却在学校之内。微风中跑过的是一群晨练的学生，教室里攥拳的是一班铮铮的少年，在白色的校服内，在白纸上写的试卷上，书写自己激昂的青春，挥洒无尽的蓬勃朝气，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冲刺。

我其实没有颜色，万物是什么颜色我便是什么颜色。雾中的花朵，雨后的彩虹，那都是我；翱翔的雄鹰，奔跑的少年，那也是我。这世界上千千万万奋力拼搏绽放的生命，它们就是我。因为这便是我的颜色，这便是春的颜色。

没错，这是春的颜色！

指导教师：惠军明

春的颜色

奶奶小院的大门总是大敞着的。“开着门，好让温暖进家。”她这样说。于是在秋日，刚拐过弯便可以看到那院里大大小小的晒匾和五颜六色的瓜果蔬粮。

晒秋

■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实验中学九年级(1)班 范佳琦

村庄，安静地卧在小城的南边。青砖铺路，溪水叮咚，天空中洒下一串清脆的鸟鸣，转眼间却被放学的孩童的笑声所冲淡。抬头望去，仲秋之阳，金黄而圆润，照在绿叶上，激起微小的光晕。而那些从树叶间漏下的则被筛成斑驳的影子，成了地上或深或浅的光环。翁媪相依，美得像幅油画。

我倚着那棵老榕树看着，愣神。值得回味的太多，泪水却先充斥了眼睛，恍然间，一段段温暖记忆涌上心头。

“白露至，秋意浓，家家铺匾晒丰收。”秋，就是这样被一个又一个的孩子，一句又一句的童谣唤来的。一时间，整个村庄都飘荡着瓜果香。由北向南，沿着曲折蜿蜒而有着黑泥的小径，走进了一整片的绿荫，阳光喜欢在绿叶中穿梭。我总是光着脚走，饿了就采些番茄与野山楂。路边开满了雏菊，也长着茂盛的野草。奶奶小院的大门总是大敞着的。“开着门，好让温暖进家。”她这样说。于是在秋日，刚拐过弯便可以看到那院里大大小小的晒匾和五颜六色的瓜果蔬粮。

玉米、麦子、甘薯……我逐个辨认，心里早已盼着八仙桌上的佳肴。奶奶常坐在小木凳上，在晒匾旁，或似神游，或注视着某个角落良久，或打着盹儿，静享一份云淡风轻的小憩时光。而我躺在那个能容下两个我的床上，看温柔的秋风吹起奶奶不太明显的白发，岁月仿佛跟着眼前匆匆而过的风一同逝去。

我常问：“奶奶，晒秋能干什么啊？”奶奶总不自觉地扬起嘴角，投来慈祥的目光，眉间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眼里漾漾着笑意，又看了看院内挤着的圆圆的晒匾，回答道：“晒秋能晒出温暖啊。”我似懂非懂，或许是秋日的阳光更温暖些吧。

几年芳华逝，几度回首时光长河，细细品味那时无忧无虑，与奶奶在一起的时光，让我似乎在某个瞬间明白了那晒秋晒出的温暖，不源于阳光给予的温度，更缘于我与奶奶之间令人心暖的情意。

今日踏上羊肠小道，再回老家。大门依然敞着，晒匾依然排列，温暖依然流淌。老人坐在她的木凳上，风扬起的却是她的一头白发。

指导教师：赵化慧



《汉堡王》 李玉(11岁)